

一部不可忽视的西域史料经典

——《西域图志校注》评介

博 雅

“西域”系历史名称，广义指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地区；狭义基本指现新疆范围，有时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从历史记载和历史活动来分析，我国史籍所指“西域”，多数为狭义之范围。西汉神爵二年（前60年），汉朝政府经过多年的努力，在西域设立都护府，开始行使对西域的管辖权，标志着西域正式归入中国的版图。从此，西域与祖国的关系不断得到巩固，西域各部族与民族日甚一日地与中原发生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直至清朝，西域与中原的这种血肉联系日益紧密和加强，祖国的统一版图最终得以形成和巩固。这是新疆为何又称西域，西域历史地演变为新疆的意义。

清朝是中国末代封建王朝。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清朝一直有较多的研究，对其历史众说纷纭，在批评、否定、肯定之声音中，较长时间听到的是各种否定的声音。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永恒的，历史唯物主义最终得出的是实事求是的结论。我们暂且不论清朝在近300年的历史长河中其地位如何，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清朝对西域的经营，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全面和巩固；中央政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西域的关注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康熙和乾隆两朝不惜国费，平定威胁新疆安全和祖国统一的准噶尔部贵族叛乱和南疆大小和卓之乱，乾隆二十四年（1759）新疆重归统一。出于对西域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文化等的全面了解以及对治国为政的需要，早在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乾隆皇帝便授命协办陕甘总督、刑部尚书刘统勋纂修《西域图志》。这也是清廷对西域予以重视的重要文化举措之一。乾隆二十一年初乾隆帝为此谕旨：

自军营至伊犁，以抵哈萨克，率汉唐来匈奴西域地。其山川部落，前史类多舛误。盖外蕃本无载籍，史官无所征信，又未尝亲履其地，惟藉传闻，而方言口授，轻重缓急间，语音顿异，况复时代迁移，益难追考。然即今留意核之，如落克兰，急呼之则为落兰，当即楼兰，其声转耳。《汉书》屈里，计其地即今伊犁。以此证之，

往往可通。前曾以此谕鄂容安，据奏，概无可考。盖必求之图志碑碣，自非荒陬绝徼所可得。彼时伊以军务为急，无暇分营，因姑置之。今已擒贼奏功，刘统勋在军营无所职掌，当专办此事。现命何国宗赴伊犁一带测量，亦经面谕。著传谕刘统勋，即会同何国宗前往，所有山川地名，按其疆域方隅，考古验今，汇为一集。咨询睹记，得自身所经历，自非沿袭故纸者可比。数千年疑误，悉正，良称快事，必当成于此时，亦千载会也。

可见，清廷对纂修《西域图志》的重视程度。《西域图志》作为一部门类全面、内容详备、记录实际的方志性资料书，其纂修并非一时所能成，亦并非一帆风顺，从其编修的过程就说明了这一点。本书于1756年刘统勋、何国宗奉旨承办纂修工作，经5年多时间的努力，于1761年初稿告成，交军机处方略馆。1762年傅恒等对此进行进一步纂辑，使门类和内容进一步条理化。但是，乾隆帝对当时的书稿内容仍不满意，并且，经过十几年的经营，西域社会有了很大发展，书稿所记已落后于时代，已不可能全面反映当时的西域社会面貌。因此，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清廷又令福隆安、于敏中、英廉、刘墉、钱汝诚等为总裁，组织人力和物力对《西域图志》进行增纂，经过6年努力，于1782年增纂完成，乾隆帝亲自验收、写序言，“著交武英殿刊刻并写入《四库全书》”。他在序言中写道：

语云：耕当问仆，织当问婢。志广輿者，不稽之历代建置沿革，将无从数典，而志西域则有不能尽稽之历代者，实以幅员所限，言语不通。随汉唐盛时，亦颇能威行天山迤南，建官设都，而天山迤北，本不能至也。即有一二羁縻之国，然叛服不常，征调弗应，又安能履其地而疆索之哉！且汉唐之程督异域者，仍汉唐人而已。其与准噶尔、回部人语，奚啻粤问而燕答，则其所记鲁鱼亥豕之纷，又不待言而可知。兹者叨天佑，藉群力，凑时会，幸成是役。准噶尔、回部之人皆在廷执事，而国语切音译外蕃语又甚便且易。我诸臣驰驱往来其间，目睹身历，非若耳闻口传者比，俾司校堪而正其讹，传其真，较仆婢耕织之问为尤详。且厄鲁特语及回语，朕亦因暇而习焉，时御丹槩为之改正。是西域志之书，必应及是时成之，用开历代之群疑，垂千秋之信录，间亦涉及诸史，以存述古。

《西域图志》总五十二卷，60余万字。卷首四卷为“天章”。卷首系乾隆皇帝西域题咏及清政府统一新疆的史实记等。正文分为四十八卷，其中图考三卷、列表二卷、晷度二卷、疆域十二卷、山四卷、水五卷、官制二卷、兵防附台站一卷、屯政附户口二卷、贡赋一卷、钱法一卷、学校一卷、封爵二卷、风俗一卷、音乐一卷、服物二卷、土产一卷、藩属三卷、杂录二卷。

《西域图志》由于自始至终在乾隆皇帝的关心之下成书，故冠名《御制皇輿西域图书》。从总体而言，本书是清代或中国有史以来最具代表性

的方志之一，反映了清乾隆年间我国纂修志书的发展水平和志书体例的完善情况，并为后世编修志书提供了典范。这不能不说是清一代官方编修志书的最大成功，并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

《西域图志》从开始纂修至增纂书成近 30 年，并且先后组织文人儒士、将军大臣等多人投入编纂，编纂力量最为雄厚，编纂条件也达到最优越，在中国方志史上极为少见。在选取资料问题上，编修者采取了较为严谨的态度，秉着“志以述事，务求前后备登，首尾毕贯，而取义攸属，不妨互有折衷”的原则，务取亲身经历之第一手资料，以求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尤其是所附图均为何国宗等亲自测绘所得。因此，本书资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可谓取诸志书之冠。

校注古志是现代修志工作者的一大夙愿。因为《西域图志》被视为中国志书之典范，成为文人首选的校注者。钟兴麒、王豪、韩慧不负众望，将数十万言巨著校注出炉，奉献读者，可谓功在当代。本次校注选清光绪十九年（1893）杭州便益书局《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石印本，参照 1970 年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之《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加以校勘，订正错字；对新旧地名对照注释；对书中摘引之史料，与有关史籍对照正误，对个别可能引起歧义的引文据史籍加以填补；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

总之，经过校注的《西域图志》，其学术性、实用性和资料价值更进一步提高，也扩大了其使用范围，对西域史地研究提供了方便，这是边疆史地研究领域一件值得庆贺的幸事。

（作者单位：新疆人民出版社汉编部）

2004-1-28 发信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